

傷寒論三註卷之十五

吳門周揚俊禹載輯

溫病篇

周揚俊曰喻嘉言尚論篇闡發仲景聖人傷寒論殊暢也然皆粉本中行方先生者也其醫門法律闡論金匱要略殊實也又皆粉本以德趙先生者也其尚論溫病特會內經之旨以發仲景不宣之秘且謂仲景略于治溫而法度錯出于治傷寒中因內經云冬傷于寒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既冬傷于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病發此一大例也奉此三例以論溫證而詳其治然後與仲景三陽三陰之例先後合符蓋冬傷于寒邪藏肌膚即邪中三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藏即邪中三陰之謂也嘉言之論如此殊不知溫病無陰陽之分也何也冬有溫氣先開發人之衛氣而寒得以襲之所謂邪之所勝其氣必虛惟不藏精之人而後虛也虛則寒傷其經經必少陰以少陰藏本虛也乃所傷原微且冬月大水當令其權方盛故微邪不敢抗衡然卧榻之側豈庸他人鼾睡惟有阻彼生息暗燦精髓至時強木長而

水不足以供其資始則當春而溫水旺水虧所鬱升發火氣燔灼病溫而已矣然則所傷者寒也所病者溫也所伏者少陰也所發者少陽也故病必有陽而無陰藥必用寒而遠熱黃芩湯其大義也然則嘉言之論溫有陽有陰如傷寒三陰經可用辛熱者予曰否否不然也

問曰傷者寒也何以病溫答曰傷寒非病寒乎而何以熱也寒鬱營間不一二日而成大熱况伏藏于內者數十日之久耶夫既邪傷肌肉何以得入少陰經中蓋惟不藏精則少陰先病故邪傷者少陰也春屬木則自內發出無論兼太陽或陽明總無不由少陽何也彼少陽行春令也然既從少陰矣何仲景專云太陽病蓋太陽與少陰相表裏也故以發熱為太陽也曰不惡寒明太陽無表病也則其熱自內出而非有外邪鬱之也然則仲景復言太少合病者見發熱不惡寒或兼有耳聾脇滿證也言三陽合病者以脈大屬陽明而多眠則熱聚于膽也不言法者總以黃芩湯為主治也乃嘉言復謂有發表三五次而外證不除有攻裡三五次而裏證不除以為在表也又似在裏以為在裏也又似在表此皆溫疫證感天地人溫氣熱氣尸氣而邪入口鼻瀉有三焦者相近與春

溫全不相涉也。愚故及之以破後學之惑。

問春溫亦間一二表證者乎。曰有之。伏氣之源雖由冬日。然安保風之傷人。不在伏氣將發未發之時乎。故兼外感者。必先頭痛或惡寒而後熱不已。此新邪引出舊邪也。或往來寒熱頭痛而嘔。稍愈後而混身壯熱為病者。此正氣又虛伏發更重也。總之無外證者。以黃芩湯為主治兼外感者。必加柴胡。或以本經藥解外。必無發汗之理。故仲景云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溫。謂誤用辛熱之藥。既辛散以劫其陰。復增熱以助其陽。遂使熱更熾。脈俱浮。有如此之危證也。以及誤下誤火。嚴加戒諭者。舍黃芩湯別無治法也。

楊俊又曰內經云冬傷于寒春必病溫。是言所感者本寒也。王叔和云從立春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冰雪有人壯熱為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外冬時伏寒變為溫病。此亦明言寒也。變字大妙。嘉言以為非予獨以為確寒氣內伏鬱久而發自成熱矣。傷寒本寒也。襲于營間不一二日而為大熱之證。何況數十日之遲耶。為熱乃自然之理。但不言變。不足以教天下也。然何以不言熱而言溫。以春行溫令故也。如李明之所云冬傷于寒者冬行春令也。當冬而溫火勝

而水虧矣。水既虧則所勝妄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金不足也。所不勝者侮之。火太過也。火土合德。溫熱相助。故為溫病。然由明之所言。是冬溫而感之。即病者也。非伏寒也。非變也。不然。必無冬溫一症也。而後可。既有冬溫。則有是氣。已有是症矣。故由其言。以悉冬溫。便可垂論。不磨。若以論春溫。不免貽昧千古矣。經曰。逆冬氣。則少陰不藏。不藏則寒邪得而入之。傷于肌膚。伏于骨髓。始知冬為藏精之時。惟逆冬氣。遂使少陰之經氣不閉。復遭非時之暖。致令開洩。忽然嚴寒驟返。不免受傷。故受傷者。仍是寒邪也。因先被溫。令開洩。似乎喜寒。且所傷不甚。故不即病。而潛伏于少陰也。然所以不病于冬而病于春者。正因水在冬為王時。邪伏于經。且俛首而不敢抗。內鬱既久。已自成熱。至行春令。開發腠理。少陰不藏。陽氣外洩。腎水內虧。至春月而木當生發。孰為鼓舞。孰為滋養。生化之源既絕。木何賴以生乎。身之所存者溫也。時強木長。故為溫病。余故以此論冬時之感溫。非是。而即以論冬月之伏寒。最精。愚性甚拙。何敢好議先賢。但以為必如此方與冬溫兩不相阻。且與仲景聖人論溫熱。必推本自始。動曰傷寒之旨。無悖云爾。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愚按溫病由伏邪自內發出一達于外表裡俱熱熱勢既壯鬱邪耗液故發而即渴其表本無邪鬱內方喜寒故不惡寒延至三四日間或腹滿或下利者即此證也與傷寒之先表後裏者大異然獨係太陽以未顯他經之證明自少陰發出為表裏也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方註灼熱謂熱轉加甚也風溫謂觸犯于溫病有風也陰陽俱浮太陽本浮而風溫皆陽故上下皆見浮也自汗出亦衛受傷也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者風擁則氣昏熱甚則氣鬱也小便不利者太陽主膀胱而風溫皆陽下則反攻徒亡其津液而膀胱之氣傷也直視者太陽之筋支者為目上綱故不轉睛而上竄也失溲言小便甚失其常度也火灸熨之類也微言攻之微則變亦微發黃者火熱則土燥故其色外奪也劇言攻之劇則變亦劇如驚癇時瘈

痲者大甚熱極而生風也。熏亦火劫也。一逆言乍誤也。尚引日言猶可俄延。再逆言復誤也。促命期言天枉人之天年。其致警之意深矣。

愚按此條緊承上文云。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是仍太陽病溫誤發其汗。與更感于風者。自是不同。然亦名風溫何也。既曰太陽不即顯少陰證。惟誤汗則其證本溫。復以辛熱之藥汗之。則陰津外出。表裏增熱。脈必至尺寸俱浮。正以風與溫混。腎水不能獨沉。其証自汗身重。腎本病也多眠。鼻息鼾。語言難。腎本病也。始先太陽因汗。使少陰之候同時薦至。危且殆矣。古律垂戒云。風溫治在少陰。不可發汗。發汗者死。豈知太陽亦不可發汗。發汗則亦同于風溫之少陰乎。緣醫者認誤為傷寒。而用正汗藥也。若不汗而誤下者。傷膀胱之氣。化小便不利。津液大傷。直視失溲。一府一藏同時兩絕矣。至誤被火劫者。微則熱傷營氣而熱發黃。劇則熱甚風生。而如驚癇時瘳。癰蓋因亂其神明。擾其筋脈也。然則于三者之中。一逆已待斃。再犯則立危矣。喻嘉言論內經刺熱論溫首引太陽之脈色榮。顙骨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脈色榮。頰前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

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互言得汗。非發汗也。故聖人專論穀氣。腎中精勝。乃汗則生。腎中虛甚。更熱則死。其旨至矣。盡矣。仲景復出不盡之藏。更視膀胱以緯之。視小便不利。則膀胱傷甚。直視失洩。命門所藏之精。不能照物。神髓涸矣。瞳子高。為太陽不足。戴眼。為太陽已絕。已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是以中風暴病。多絕膀胱。不識人者。風溫之扼要。視膀胱。未有膀胱不絕。而腎水先絕者也。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愚按黃芩湯。治溫本藥也。明言太少二陽。何不用二經藥。非傷寒也。傷寒由表入裏。此則自內發外。無表何以知太少二陽。或脇滿。或頭痛。或口苦。引飲。因不惡寒。而即熱。故不得謂之表也。如傷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無表。且有下利裏證。傷寒協熱利。必傳經而入。不若此病之即利也。溫何以即利。外發未久。內鬱已深。其中氣本虛。豈能一時盡洩于外。勢必下走作利矣。

黃芩湯

黃芩 三兩

甘草 二兩

芍藥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若嘔者。加半夏半

升生薑三兩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黃芩三兩

甘草二兩

芍藥二兩

大棗十二枚

半夏半升

生薑一兩半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愚論黃芩滌熱且厚腸胃故為溫利主藥以黃芩能泄熱也然用芍藥者為其性酸寒深入陰分一泄一收熱去而利止耳取甘棗者以和中也膀胱與膽二府既病胃無獨安之理至有嘔者非薑半之辛不能除也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方註]太陽脈浮陽明脈大關上乃少陽之部位故曰三陽合病但欲眠睡者熱聚于膽也目合則汗者少陽少血虛則不與陽和寐屬陰故盜出也

愚按溫氣發出乃至三陽皆病其邪熱瀰實不言可知故其脈浮大也憶邪伏少陰時則尺脈亦已大今因由內達外由下達上而浮大見于關已上故曰上關上也邪雖上見陽位少陰之源未靖則欲眠尚顯本症而目合則汗即為盜汗又顯少陽本症何以獨見少陽因母虛子亦虛而少陰邪火與少陽相火同

升燔灼也。所以稍異熱病。但目合汗出不似熱病之大汗不止也。然何以不言太陽陽明二經症。以浮為太陽經脈大為陽明經脈也。治法當以小柴胡去人參薑棗加芍藥為主。

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當喉中痛。似傷非喉痺也。病人云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

愚按于伏氣之時。見伏氣之病。而脈得微弱。則是少陰脈也。其人腎氣虛者。不及于陽。而即發于陰。以少陰脈本循喉也。故將發必咽痛。至發後。則痛極似傷矣。豈可認為痺症。而誤治耶。然咽痛勢已發于上。殊不知腎司開闔。陰熱上升。豈遂盡洩。故必疾趨後陰。而下利可預知也。

熱病篇

周揚俊曰。冬傷於寒。夏必病熱。則是熱病與春溫對峙。而非夏時所感之熱也。乃嘉言尚論天之六氣。春秋冬各主一氣。獨夏月兼主三氣。謂瘧濕喝者。此仍是氣感之證。而非伏藏之寒。至夏始發之熱也。故人素有伏氣。將發復感濕喝者。有之。若但病瘧濕喝。不得即謂之熱病也。故熱病為自內發出。不論兼見何

經必由陽明並無表證其有表者必外受風邪不得遽投白虎亦必先撤外邪而後本湯可用此亦先表後裡之說也

又論曰熱病即伏寒也彼冬傷於寒發於春為溫病發於夏為熱病何彼發於春此發於夏耶蓋所感之輕重不同而人之強弱亦異所觸發亦異有因飢飽力役者有因房室勞傷者故春時雖行風木之令使氣血不致大虧感觸亦有先後不即發也至夏則陽氣盡泄而大火令行正屬濕土寄王爾時之邪尚肯伏乎故其發源自少陰由出之途自陽明溫病由出之途自少陽雖所合之經不一要不離乎陽明少陽者各因時令之氣也但為日既遲為熱愈熾此仲景所以用石膏升涼胃熱以知母蕩滌腎伏用甘草粳米維持中氣也名湯曰白虎者白屬金屬涼風從虎且猛人逢悶熱煩躁無可奈何之際忽然狂風存至偃草揚波火輪火樹不頓成清涼世界而稱快乎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方註〕浮者風也言不獨傷於寒也滑為裏熱以滑且浮知熱不獨在裏也故指言此表有熱蓋表裏俱熱之謂也裏有寒者裏字非對表而稱以熱之裏言蓋

傷寒之熱本寒因也。故謂裏有寒。指熱之所以然者言也。夫表裏皆熱。欲兩皆而解之。誠哉極其難也。譬如夏秋兩屆之間。躁熱酷甚。非金風之薦涼。則暑毒不解也。

愚按熱病皆傷寒伏邪也。至發則但熱矣。乃仲景仍以傷寒揭之者。正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也。

白虎湯

知母 六兩

石膏

一斤

甘草

二兩

粳米

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方論是故白虎者。西方之金神。司秋之陰獸。虎嘯谷風。冷涼生。酷暑消。神於解秋。莫如白虎。知母石膏。辛甘而寒。辛者金之味。寒者金之性。辛甘且寒。得白虎之體焉。甘草粳米甘平而溫。甘取其緩。溫取其和。緩而且和。得伏虎之用焉。飲四物之成湯。來白虎之嘯嘯。陽氣者。以天地之疾風名也。湯行而虎嘯者。同氣相求也。虎嘯而風生者。同聲相應也。風生而熱解者。物理必至也。抑嘗以此合大小青龍真武而論之。四物者。四方之通神也。而以命方。蓋以化裁四時。神妙

萬世名義兩符實自然者也。方而若此可謂至矣。然不明言其神而神卒莫之掩者。君子盛德此其道之所以大也。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讞語遺尿。發汗則讞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愚按此因中暍而引動伏邪。齊出三陽為病極重。腹滿者熱本病也。身重難以轉側者濕本病也。若口不仁而面垢。讞語遺尿。則是暍本病矣。惟熱暍相兼其熱勢尤劇。此時倘復汗之。則津液外亡。而讞語轉甚。若下之。則陰氣下竭。而陽氣上脫。故額上汗而手足逆冷矣。故必仍自汗者。主以白虎。設誤汗下而症如上者。加人參為無疑也。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愚按滑為邪實。何反致厥。即熱深厥深之義。故特申之曰。裡有熱也。裏熱安得不用白虎乎。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愚按發熱汗出熱本病也。今脈浮無汗，必因邪風襲表矣。豈可竟與白虎湯乎？故必以辛涼先撤其邪，然後治熱，始為無碍。假使表邪解而煩渴轉甚者，明係因邪以更耗津液。白虎湯固非解表之劑，又豈有助正之功？加人參者，益其元也。元稍益而熱易清矣。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愚按燥渴且煩為熱症本病，而曰無大熱者，以獨背微惡寒也。背為太陽經位，正氣大虛，故微惡寒。安得不用補正之藥于本湯中乎？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讞語。若加燒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惱，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

愚按浮緊傷寒脈也。何以為熱病以其發于夏，反惡熱不惡寒也。又何以獨言陽明以夏時濕熱上蒸邪從胃發，且腹滿而喘種種皆陽明症也。然咽燥非少陰症耶？不知陽明為從出之途，而少陰其伏藏之地也。夫既陽明熱病，又昌為

脈反浮緊正以夏時肌腠本開人本多汗邪風襲入致腠反閉而無汗故夏之風脈每反顯冬之寒脈也爾時先以梔子豉散撤其外繼以白虎湯治其本不亦可乎若不知者以辛熱汗之耗其津液必至躁妄昏昧大劫溫鍼燥其陰血必致驚擾無寐下之復亡其陰必至胃虛邪陷心中懊憹此皆誤治將何以救之乎觀舌上胎滑者則外邪尚在以梔子解熱香豉去邪是為合法若渴飲水漿口乾舌燥知其外邪亦入總以白虎湯為治加人參者以誤治而津液大傷也設使紫脈去而浮在發熱飲水小便不利則其浮為虛而熱已入膀胱矣入膀胱者曷不飲以四苓而主以豬苓耶傷寒之小便不利結于氣分熱病之小便不利由于血分者也因邪鬱既深耗液日久故必以阿膠補虛滑石祛熱而無取于白朮也

白虎加人參湯

知母 六兩

石膏 一觔

碎

甘草 二兩

粳米 六合

人參 三兩

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愚論口至乾舌至燥無津液極矣能生津液而神速者莫若人參故加之

豬苓湯

豬苓

一兩 去皮

茯苓

一兩

阿膠

一兩

滑石

一兩 碎

澤瀉

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下阿膠烱消盡溫服七合日三服
愚論熱甚膀胱非水能解何者水有止渴之功而無祛熱之力也故用豬苓之
淡滲與澤瀉之鹹寒與五苓不異而此易白朮以阿膠者彼屬氣此益血分也
易桂以滑石者彼有表而此為消暑也然則所蓄之水去則熱消矣潤液之味
投則渴除矣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以汗多胃中燥豬苓湯利其小便故也

愚按渴而小便不利本當用豬苓湯然汗多在所禁也此與傷寒入府不令溲
數同意蓋邪出陽明已劫其津汗出復多更耗其液津液曾幾尚可下奪耶尚
以白虎加人參去其熱則不利小便而津回自利矣

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
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愚按吐下後至七八日不解知誤治而熱邪不為吐下少衰反因吐下轉甚時

傷寒論卷之五
惡風者。陽外虛也。舌燥而煩渴。飲水至數升者。陰內亡也。舍人參白虎。將何以解其表裏。補其津液耶。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愚按桂枝辛熱藥也。熱病本汗。或疑為風。飲以此湯。不更益其熱而大汗淋漓乎。如是則津液益傷。煩渴益甚。洪大轉增。當與本湯加參也。審矣。